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漢文卷五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李尋

尋字子長平陵人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以爲議曹哀帝初待詔黃門遷黃門侍郎拜騎都尉使護河隄坐夏賀良事徙敦煌郡

對詔問災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詔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循習舊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

日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于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失其度，晻晦亡光，各有云爲。其于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于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于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于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愼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强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强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萬世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于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

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于四仲；四時失序，則星辰作異。今出于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茀。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于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于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于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于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國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于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干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于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月已寖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竝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之

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㠯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㠯進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㠯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于㠯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漢書李尋傳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閒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

又對問災異

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師法㠯為人君不聰為衆所惑空名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其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今㠯四月日加辰巳有異是為中焉正卿謂執政大臣也宜退丞相御史㠯應天變然雖不退不出期年其人自蒙其咎 漢書五行志中之下哀帝建平二年

四月乙亥朔御史大夫朱博爲丞相少府趙玄爲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云云八月博自殺玄減死論

塞河議

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于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寡漢書溝洫志鴻[illegible]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先是谷永以爲於政已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

奏記翟方進

應變之權君侯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視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爲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狼奮角弓且張金歷庫土逆度輔湛沒火守舍萬歲之期近

愼朝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吕全身難矣大聲曰加察得但保斥逐之勠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漢書翟方進傳）

說王根

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少微處士爲比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于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憂責甚重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黄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愼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吕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吕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厤象日月星辰此言

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民人謠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誖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閒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于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為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乃欲盪滌流彗乃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諸闒茸佞讇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

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趯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于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漢書李尋傳

梁太傅輔

輔失其姓鴻嘉中爲梁王太傅

奏約東梁王立

立二日至十一犯法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毋得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毋得以金錢財物假賜人漢書梁懷王揖傳荒王嘉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奏可

彭宣

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成帝時爲博士遷東平太傅禹始中爲

右扶風、遷廷尉、元延中、出爲太原太守、綏和初、徵拜大司農、哀帝即位、遷光祿勳、進右將軍、徙左將軍、免、元壽初、召爲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拜大司空、封長平侯、平帝即位、免就國、卒、謚曰頃侯、

上書求退

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臣資性淺薄、年齒老耄、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綬、乞骸骨歸鄉里、俟置溝壑、漢書彭宣傳、哀帝崩、王莽爲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言

劾奏朱博趙玄傅晏

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爲百寮先、皆知喜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

與博議免言失禮不敬臣請召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漢書傅喜傳）

毀廟議

繼祖宗已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漢書韋玄成傳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請與羣臣雜議于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

鄭崇

崇字子游高密人居平陵成帝時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哀帝擢為尚書僕射以諫下獄死

諫封傅商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今無故

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漢書鄭崇傳

譙玄

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時拜議郎遷太常丞平帝時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選爲繡衣使者持節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變易姓名竄歸隱遁公孫述僭號于蜀連聘不詣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光武策詔本郡祠以中牢

上書諫成帝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

念微行之事愛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産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旣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于轂下而賊亂發于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後漢獨行譙玄傳

何竝

竝字子廉平陵人徙平輿成帝時爲大司空掾除長陵令哀帝初遷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

署都亭下

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漢書何竝傳竝爲長陵令追林卿林卿令奴冠其冠身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云云

臨潁川敕吏捕鍾威趙季李款

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

函谷關勿令汙民閒不入關乃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已謝百姓漢書何竝傳

先令書

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爲小槨亶容下棺漢書何竝傳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

閻崇

崇字君蘭鉅鹿人綏和初以光祿大夫爲太子少傅遷執金吾

皇太子謝爲所生立後議

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漢書孝元傳昭儀傳成帝後定陶王爲太子月餘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

方賞 畢由

賞字君賓東海人綏和末爲司隸校尉建平中遷左馮翊拜廷尉卿復爲左馮翊

由字世叔雲陽人建平初爲大鴻臚元壽中徙右扶風貶爲定襄太守

移書梁傅相中尉

王背策戒誖暴妄行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復重誅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讕致辭驕嫚不守主令與背畔亡異丞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傅相中尉皆以輔正爲職虎兕出于柙龜玉毀于櫝中是誰之過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傅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 漢書梁懷王揖附傳哀帝建平中梁王立復殺人天子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至移書傅相中尉

陳咸

咸字子康沛國洨人成哀閒以律令爲尚書平帝時王莽輔政

乞骸骨去莽篡位召爲掌寇大夫不就後再徵稱病篤斂其家律令書皆藏之壁（案莽傳始建國三年以沛郡陳咸爲講禮即其人先是別有陳咸沛郡相人卒于成帝時見陳萬年傳非即此）

戒子孫

爲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後漢陳寵傳案書鈔五十五引謝承後漢書陳咸字子成爲廷尉監議人常從輕比）

鄭子眞

子眞褒中人家谷口大將軍王鳳禮聘不應

敘

忠孝愛敬天下之至行也神中五徵帝王之要道也（華陽國志十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五終

全漢文卷五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解光

光哀帝初爲司隸校尉

奏劾王根王況

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大治室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張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㠯爲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先帝棄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㠯外親繼父爲列侯

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為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漢書元后傳

奏劾趙皇后姊娣

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靳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宮即曉子女前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漢紀作田閎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手書對牘背武即書對兒見在未死有頃客出曰

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武吕兒付舜舜受詔内兒殿中爲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棄爲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吕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今兒安在危殺之矣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宮飲藥死後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寍自殺邪若外家也我曹言願自殺即自繆死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宮長李南吕詔書取兒去不知所置許美人前在上林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一歲再

三召留數月或半歲御幸元延二年褱子其十一月乳詔使嚴持
乳醫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紿我言從中宮來卽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
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肯食
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爲殊不可曉也帝亦
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今美
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
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
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美人以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緘封及
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子解
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坐須臾開戶嘑
客子偏兼使緘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屛風東恭受詔持篋方底
予武皆封以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屛處勿令人知

武穿獄樓垣下爲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孋公孫習前免爲庶人詔召入屬昭儀爲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以大婢羊子等賜予業等各且十人以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丘遵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敢乎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驃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計事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爲也愼語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爲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安剛

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以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尤誖逆罪重于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羣下寒心非所以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漢書外戚下孝成趙皇后傳）

郭欽

欽隃麋人哀帝初為丞相司直以忤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拜南郡太守王莽居攝去官卒于家（案漢書西域傳下及莽傳下別有戊己校尉郭欽封剿胡子地皇末拜九虎將軍兵敗保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封侯與此郭欽同時非即其人也）

奏劾豫州牧鮑宣

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行部乘傳去法從從一馬舍宿鄉亭為衆所非（漢書鮑宣傳宣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云云宣坐免歸家）

御史中丞衆

衆史不著其姓哀帝初為御史中丞

辯況罪議

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詬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子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議論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眾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鬭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于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為惡明手傷人今本脫人字從漢紀補宋顏注亦有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漢書薛宣傳宣弟明為臨菑令宣迺後母修不遣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宣子況為右曹侍郎賕客楊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云云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

息夫躬

躬字子微河內河陽人哀帝初召待詔擢光祿大夫左曹給事

中封宜陵侯免尋坐祝詛繫獄死有集一卷

上疏詆公卿大臣

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不可用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諸曹已下僕遬不足數卒有彊弩圍城長戟指闕陛下誰與備之如使狂夫嗥謼于東崖匈奴飲馬于渭水邊境雷動四野風起京師雖有武蠭精兵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押至小夫愞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其有犬馬之決者仰藥而伏刃雖加夷滅之誅何益禍敗之至哉漢書息夫躬傳

上言開言渠

奏開鄭國渠已盡國彊兵今為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廣溉灌之利漢書息夫躬傳

奏聞匈奴烏孫

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後以病為解，疑有他變。烏孫兩昆彌弱，卑爰疐強盛，居彊煌之地，擁十萬之眾，東結單于，遣子往侍，如因素彊之威，循烏孫就屠之跡，舉兵南伐，并烏孫之勢也。烏孫并，則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所以遣子侍單于者，非親信之也，實畏之耳。惟天子哀，告單于歸臣侍子。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因下其章諸將軍，令匈奴客聞焉。則是所謂上兵伐謀，其次伐交者也。漢書息夫躬傳，會單于當來朝，遣使言病，願朝明年，躬因是而上奏以為

建言厭應變異

往年熒惑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茀于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訛言行詔籌，經歷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兵，敕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厭應變異。漢書息夫躬傳

冷褒　段猶

褒建平初爲郎中令猶爲黃門郎

奏尊傅太后丁后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爲共皇立廟京師漢書師丹傳

夏賀良

賀良重平人哀帝時待詔黃門以左道亂政伏誅

改元易號議

漢厤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人民漢書李尋傳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云云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等議

賈讓

漢哀帝時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

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閒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筴從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

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㠯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㠯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㠯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㠯開渠臣竊案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畱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水㠯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

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待詔賈讓奏言

耿壽

育哀帝時議郎

上書言便宜因冤訟陳湯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寑疾然猶垂意不亡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

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盛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戚戚也。後漢陳湯傳

上疏請寬趙氏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于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

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于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捄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

唯陛下省察。漢書外戚下孝成趙皇后傳

楊宣

宣建平中為諫大夫。

上封事理王氏

孝成皇帝深為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太皇太后春秋七十，數更憂傷，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行道之人為之隕涕，況于陛下。時登高遠望，獨不慚于延陵乎。漢書元皇后傳

災異對

五侯封日，天氣赤黃，丁傅復然，此殆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即位，封外屬丁氏傅氏周氏鄭氏凡六人為列侯，楊宣對

議郎龔

龔史不著其姓，元壽初為議郎。

王嘉罪議

嘉言事前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相之職。宜奪爵土。免爲庶人。漢書王嘉傳議郎龔等以爲

永信少府猛

猛史不著其姓。元壽初。爲永信少府。

王嘉罪議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于大臣。在輿爲下。御坐則起。死則臨弔之。廢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案嘉本以相等爲罪。罪惡雖著。大臣括髮關械。裸躬就笞。非所以重國褒宗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等不知大義。唯陛下裁察焉。漢書王嘉傳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爲

班嗣

嗣，樓煩人，班彪之從兄。

報桓譚

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眞，淸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于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于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齅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攣于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于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漢書敘傳，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

伶玄

玄字子于，潞水人，爵里詳見自序。

飛燕外傳自序

伶玄字子于潞水人學無不通知音善屬文簡率尚直樸無所矜式揚雄獨知之然雄貪名矯激子于謝不與交雄深慚毀之子于由司空小吏歷三署刺守州郡為淮南相人有風情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嬺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淒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為溝為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怆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遣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

道所記。于是撰趙后別傳。子于為河東都尉。班躅為決曹。得幸太守。多所取受。子于召躅。數其罪而捽辱之。躅從兄子彪續司馬史記。紬子于無所收錄。漢魏叢書飛燕外傳本 案隋唐志不著錄晁公武讀書志始有之疑是唐人依託今姑附前漢文末

全漢文卷五十六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宦官

弘恭

恭沛人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以選爲中尚書宣帝時爲中書令

奏收蕭望之等

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勢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漢書蕭望之傳）

建白下蕭望之獄

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于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詘望之于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漢書蕭望之傳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

列女

淳于緹縈

緹縈臨菑人齊太倉令淳于意少女。

上書求贖父刑

妾父爲吏齊中。漢書有皆字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漢書作妾痛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漢書作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使得改行自新也。史記倉公傳又見漢書刑法志孝文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

大乳母

乳母。東武侯郭它之母。孝景初年且四十餘。入宮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

上武帝書

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史記滑稽傳褚補

卓文君

文君蜀郡成都人卓王孫女寡而奔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誄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羣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樂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游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託爲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殞其軀梅鼎祚文紀有此未詳所出案西京雜記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死文君爲誄傳于世雖記雜言爲誄不載其辭蓋近代依託也

烏孫公主解憂

解憂楚王戊之孫女前公主細君死武帝以楚女爲公主妻烏

孫岑陬復妻翁歸靡復妻狂王甘露三年歸京師年且七十後二年卒

上昭帝書

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惟天子救之漢書常惠傳又見西域傳下昭帝時公主上書

上宣帝書

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漢書西域傳下宣帝初即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又見常惠傳小異案公主與昆彌各自上書史家合併載之故與匈奴傳小異

又上宣帝書

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葬漢地漢書西域傳下

馮嫽

嫁楚主解憂侍者爲烏孫右大將妻號曰馮夫人甘露三年從

楚主歸京師元帝時復遣往烏孫

上元帝書

願使烏孫鎭撫星靡漢書烏孫傳

敬武長公主

公主宣帝女鴻嘉中寡居適丞相翟宣元始中莽自尊爲安漢

公遣使以元后詔賜藥死

上哀帝書

願還宣葬延陵漢書翟宣傳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後宣卒主上書奏可

闕名

菟田誓

無干車無自後射周禮夏官注賈疏云此據漢田律而言又見秋官士師注作軍禮

與路中大夫盟

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趣下三國不且見屠史記齊悼惠王世家膠西菑川濟南三國將劫與路中大夫盟云云又見漢書高五王傳

上書言樊他廣不當代後

荒侯市人病不能爲人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史記樊噲傳孝文帝立封噲庶子市人爲武陽侯荒謚爲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詔下吏又見漢書樊噲傳

上書言祠太一

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史記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上書言春解祠

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史記封禪書後人復有上書言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上書言宜立昌邑王

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漢書霍光傳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郎有上書言云云擢郎為九江太守

上書言霍氏

大將軍時主弱臣彊專制擅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為是也漢書霍光傳霍山曰嘗有上書言云云其言絕痛山屏不奏

為徐福上書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曰曲其突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之火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餘各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突者向使主人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

說得行則無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已而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徙薪曲埃之策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

說苑權謀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于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于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燋髮灼爛之右

漢書霍光傳　案此與說苑互有刪節而加詳故分載之

上書言宜改幣

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漢書師丹傳會有上書言

請臘祀社稷

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史記封禪書高祖十年春有司請，又見漢書郊祀志上

固請建太子

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焉，用此道也。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親率士大夫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及列侯始受國者皆亦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弗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宜建而更選於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子啟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史記文紀元年正月有司固請，又見漢書文紀

奏請立栗姬爲皇后

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今太子母無號，宜立爲皇后。史記外戚世家王夫人陰使人

趙立栗姬爲皇后大行奏事畢曰云云又見漢書孝景王皇后傳大行奏事文曰

奏議不舉孝廉者罪

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迺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㠯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㠯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㠯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議不舉孝廉者罪有司奏議云云奏可

請造白金皮幣

關東貧民徙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凡七十二萬五千口縣官衣食振業用度不足請收銀錫造白金及皮幣㠯足用漢書武紀元狩四年冬有司言

古者皮幣諸侯㠯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令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音容漢書作錢質而取鎔師古音浴

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史記平準書有司言又見漢書食貨志下

請算軺書賈人緡錢

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

禁錢㠯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

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

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漢書作貰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㠯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㠯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

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㠯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

船五丈㠯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㠯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㠯便農

敢犯令者沒入田僮史記平準書其明年公卿言又見漢書食貨志下

奏故太子謚號園邑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帝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所爲故皇太子起位在湖史良娣冢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者行之迹也愚以爲親謚宜曰悼皇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三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冢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衞奉守如法以湖閿鄉邪里聚爲戾園長安白亭東爲戾后園廣明成鄉爲悼園皆改葬焉（漢書武五子傳宣帝初即位詔議故太子謚置園邑有司奏）

復言悼園戾園號邑

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爲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百家（漢書武五子傳後八歲有司復言）

奏菑川王終古淫亂事

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晝使臝伏，犬馬交接，終古親臨觀，産子輒曰亂不可知，使去其子。漢書齊悼惠王傳五鳳中青州刺史奏

奏逮捕菑川王終古

終古位諸侯王，以令置八子，秩比六百石，所以廣嗣重祖也。而終古禽獸行，亂君臣夫婦之別，悖逆人倫，請逮捕。漢書齊悼惠王傳青州刺史奏終古事下丞相御史奏云云　案五鳳三年丞相丙吉御史大夫黃霸爲丞相，今此丞相未知屬誰，故編入闕名類

劾奏王尊

尊妄誹欺非謗赦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漢書王尊傳成帝初即位，尊于是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下御史丞問狀，劾奏云云，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

劾奏王章

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爲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

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漢書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遂下章吏。案成紀事在陽朔元年

奏改徙陳湯

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漢書陳湯傳湯與解萬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云云，詔徙安定。

劾奏申咸炔欽

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社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事以暴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漢書師丹傳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云云，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案百官表當在建平元年

奏遣王莽王仁就國

新都侯莽前為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儀親屬，皆就國。漢書元后傳傅太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案哀紀事在建平二年

劾奏王嘉

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漢書何並傳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　案哀紀王嘉傳事在元壽元年

奏劾龔勝夏侯常

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辨訟，媠謾亡狀，皆不敬。漢書王嘉傳

奏

天陰而人之病爲之先動，是陰相應而起也。天將陰雨，又使人睡臥者，陰氣也。御覽十引漢名臣奏

奏

漢得陰山，匈奴長老過之，未嘗不哭。藝文類聚七御覽四百八十七引漢名臣奏　案漢書匈奴傳元帝時郎中侯應亦有此語而文不同

燕王定國罪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史記荆燕世家元朔元年肥如令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云云上許之定國自殺又見漢書燕王劉澤傳

江都王建罪議

建失臣子道積久輒蒙不忍遂謀反逆所行無道雖桀紂惡不至于此天誅當不赦當以謀反法誅漢書景十三王傳有書請捕誅建制曰與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曰云云案武紀事在元狩二年

尊寶鼎議元鼎四年六月

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夏德衰鼎遷于殷殷德衰鼎遷于周周德衰鼎遷于秦秦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伏而不見周頌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以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

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亭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視宗禰廟臧于帝庭吕合明應漢書郊祀志上議尊寶鼎有司皆言云云制曰可又見史記封禪書稍有刪節

廣川王去罪議

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烹煑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絕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吕示眾漢書景十三王傳本始三年制曰與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議議者皆吕爲

韓昌張猛盟匈奴議

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吕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吕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漢書匈奴傳下元帝卽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卽與爲盟約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吕爲

諸寢園祀議

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于廟，諸寢園日月閒祀，皆可勿復修。（漢書韋玄成傳，永光四年議者又以爲云云，上亦不改也）

昌陵議

昌陵因卑爲高，積土爲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客土之中不保幽冥之靈，淺外不固，卒徒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作治數年，天下徧被其勞，國家罷敝，府藏空虛，下至衆庶，熬熬苦之。故陵因天性，據眞土，處勢高敞，旁近祖考，前又已有十年功緒，宜還復故陵，勿徙民。（漢書陳湯傳。案：成紀事在永始初）

罷三公官議

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不同于古，而獨改三公，職

事雖分明無益于治亂漢書朱博傳成帝時何武建言宜建三公官于是㠯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增奉如丞相議者多㠯爲云云　案成紀在綏和元年

辨況罪議

律曰鬭㠯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㠯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㠯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均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㠯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㠯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于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今古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于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㠯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況㠯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㠯怒增刑明當㠯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

爲城旦。漢書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宣子況爲右曹侍郎賕客楊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御史中丞衆等奏明及況皆棄市廷尉直以爲云云況竟得減死一等徙敦煌

通褒斜道行船漕對

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邪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閒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史記河渠書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又見漢書溝洫志

初置五經博士舉狀 武帝建元五年

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痍痼疾世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後漢朱浮傳注引漢官儀

與韋玄成書

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觀故能垂榮于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光曜晻而不宣微哉子之所託名也僕素愚陋過為宰相執事願少間風聲不然恐子傷高而僕為小人也漢書韋賢附傳賢薨家丞上書言玄成為後玄成陽為病狂上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案事丞相史迺與玄成書

札書

黃帝得寶鼎宛朐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史記封禪書齊人公孫卿有札書云云因嬖人奏之上大說又見漢書郊祀志上宛朐作冤侯

食鼎銘

五熟是滋君王膳之虞荔鼎錄漢景帝鑄一鼎名曰食鼎高二尺銅金銀雜為之形若瓦甑無足中元六年造小篆書　案此銘不知誰作當入闕名

金革帶鉤文

錫爾金鉤。既公且侯。梁書夏侯詳傳荊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

剛卯文

正月剛卯既央。續漢輿服志下通典六十三作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剛卯。續漢志作嚴卯帝令夔龍。續漢志作夔化順爾固伏。續漢志作慎爾周伏化茲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漢書王莽傳中注晉灼曰剛卯長一寸廣五分四方當中央從穿作孔以采絲葺其底如冠纓頭蕤刻其上面作兩行書文云云其一銘云云又見續漢輿服志下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黑犀二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絡如其印質刻書文云云凡六十六字又見通典六十三

寶劍銘

直百金。壽萬歲。西京雜記上

琴銘

瑲璵之樂。同上

玉管銘

昭華之管。同上

溢城井銘

潁陰侯所開。三百年當塞。不滿百年。爲當塗者所開。御覽一百八十九引潯陽記溢城漢灌嬰所築孫權經此自立標井上掘得井銘權以爲瑞井江中風浪井水輙動

孝昭帝冠辭

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春之吉日。遵並大道郊域。盧辯云當爲芬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大戴禮公冠篇

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之幼

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勸高祖之淸廟六合之內靡不蒙福永永與天無極續漢禮儀志上注引博物記與大戴禮小異

祭天辭

皇皇上天昭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羣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大戴禮公冠篇

祭地辭

薄薄之土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大戴禮公冠篇

迎日辭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宋書禮志一引尚書大傳又見大戴禮公冠篇

案祭天已下三篇大戴禮列于孝昭冠辭後明非先秦古辭今編入漢闕名類

龜祝

今日吉謹以粱卵㓨黃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假之玉靈夫子夫子玉靈荊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于天下行于淵諸靈數剌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假之靈龜五巫五靈不如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史記龜策傳

卜占病者祝

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肣史記龜策傳

卜病者祟

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史記龜策傳

郊拜太一贊饗文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

拜祝祠太一贊饗文

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

祠上帝明堂贊饗文

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史記封禪書

侲子逐疫

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續漢禮儀志中

王侯戚長葬銘

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原甃非盜非康不封不樹作靈乘光厥銘何依王使威長博物志八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云云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七終

全漢文卷五十八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莽一

莽字巨君，鳳弟曼之子，陽朔中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永始初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綏和初代王根爲大司馬，哀帝即位，罷遣就國，元壽初徵還京師，哀帝崩，代董賢爲大司馬，迎立平帝，拜太傅，封安漢公，進號宰衡，加九錫，平帝崩，迎立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爲皇太子，年二歲，謂之孺子，自稱攝皇帝，改元二，居攝初始，尋即眞，國號曰新，又改元三，始建國天鳳地皇，在位十八年，爲漢兵所誅，傳首縣宛市。

上書讓定策功賞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賞，寢置臣莽勿隨輩列。漢書王莽傳上

上書助給貧民

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漢書王莽傳上）

受宰衡上書

臣以元壽二年六月戊午倉卒之夜以新都侯引入未央宮庚申拜爲大司馬充三公位元始元年正月丙辰拜爲太傅賜號安漢公備四輔官今年四月甲子復拜爲宰衡位上公臣莽伏自惟爵爲新都侯號爲安漢公官爲宰衡太傅大司馬爵貴號尊官重一身蒙大寵者五誠非鄙臣所能堪據元始三年天下歲已復官屬宜皆置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于四海臣愚以爲宰衡官以正百僚平海內爲職而無印信名實不副臣莽無兼官之材今聖朝既過誤而用之臣請御史刻宰衡印章曰宰衡太傅大司馬印成授臣（漢書王莽傳上）

上書辭賞新野田

臣以外屬越次備位未能奉稱伏念聖德純茂承天當古制禮以治民作樂以移風四海奔走百蠻並湊辭去之日莫不隕涕非有款誠豈可虛致自諸侯王已下至于吏民咸知臣莽上與陛下有葭莩之故又得典職每歸功列德者輒以臣莽爲餘言臣見諸侯面言事于前者未嘗不流汗而慙愧也雖性愚鄙至誠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大夙夜悼栗常恐污辱聖朝今天下治平風俗齊同百蠻率服皆陛下聖德所自躬親太師光太保舜等輔政佐治羣卿大夫莫不忠良故能以五年之閒至致此焉臣莽實無奇策異謀奉承太后聖詔宣之于下不能得什一受羣賢之籌畫而上以聞不能得什伍當被無益之辜所以敢且保首領須臾者誠上休陛下餘光而下依羣公之故也陛下不忍衆言輒下其章于議者臣莽前欲立奏止恐其遂不肯止今大禮已行助祭者畢辭不勝至願願諸章下議者皆寑勿上使臣莽得盡力畢制禮作樂事事

成吕傳示天下與海內平之卽有所閒非則臣莽當被詿上誤朝之辠如無他譴得全命賜骸骨歸家避賢者路是臣之私願也惟陛下哀憐財幸漢書王莽傳上

白太后示儉

親承前孝哀丁傅奢侈之後百姓未贍者多太后宜且衣繒練頗損膳吕視天下漢書王莽傳上莽欲吕虛名說太后白言

白太后隔絕衛氏

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丁傅撓亂國家幾危社稷今帝吕幼年復奉大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吕戒前事爲後代法漢書王莽傳上初莽欲擅權白太后于是帝母衛姬帝舅衛寶寶弟玄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

奏請太后安養

陛下春秋尊久衣重練減御膳誠非所吕輔精氣育皇帝安宗廟也臣莽數叩頭省戶下白爭未見許今幸賴陛下德澤閒者風雨

時甘露降神芝生蓂莢朱草嘉禾休徵同時並至臣莽等不勝大願願陛下愛精休神闊略思慮遵帝王之常服復太官之法膳使臣子各得盡驩心備共養唯哀省察（漢書王莽傳上）

奏請為平帝納后

皇帝即位三年長秋宮未建掖廷媵未充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吕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漢書王莽傳上）

上言己女不與選

身亡德子材下不宜與眾女並采（漢書王莽傳上）

謝益封國邑

臣莽子女誠不足吕配至尊復聽眾議益封臣莽伏自惟念得託肺腑獲爵土如使子女誠能奉稱聖德臣莽國邑足吕共朝貢不須復加益地之寵願歸所益（漢書王莽傳上）

奏誅子宇

宇爲呂寬等所詿誤流言惑衆惡與管蔡同罪臣不敢隱其誅漢書王莽傳上

奏罷悼園南陵雲陵園

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爲縣臣愚以爲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爲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于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爲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

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爲繼祖統爲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修罷南陵雲陵爲縣漢書韋玄成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谷奏可

奏定郊祀

帝王之義莫大于承天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祭天于南就陽位祀地于北主陰義圜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勻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于羣臣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焉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簇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己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 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

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渟汙梟澤㠯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續漢祭祀志上注補引黃圖

元始儀元始四年宰衡莽奏

奏復長安南北郊

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王者尊其考欲㠯配天緣考之意欲尊祖推而上之遂及始祖是㠯周公郊祀后稷㠯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㠯配上帝禮記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春秋穀梁傳㠯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郊高皇帝受命因雍四時起北時而備五帝未共天地之祀孝文十六年用新垣平初起渭陽五帝廟祭泰一地祇㠯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皆并祠五帝而共一牲上親郊拜後平伏誅迺不復自親而使有司行事孝武皇帝祠雍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祠則禮不答也于是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于汾陰或曰五帝泰一之佐宜立泰

一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三歲一郊與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歲事天皆未應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綏和二年以卒不獲祐復長安南北郊建平三年懼孝哀皇帝之疾未瘳復甘泉汾陰祠竟復無福臣謹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議皆曰宜如建始時丞相匡衡等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漢書郊祀志下平帝元始五年大司馬王莽奏言

奏改郊祀禮

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地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同

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誼一也天地合精夫婦判合祭天南郊則以墬配一體之誼也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墬在東共牢而食高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牲用繭栗玄酒陶匏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畮以祀天地繇是言之宜有黍稷天地用牲一燔尞瘞薶用牲一高帝高后用牲一天用牲左及黍稷燔尞南郊墬用牲右及黍稷瘞于北郊其旦東鄉再拜朝日其夕西鄉再拜夕月然後孝弟之道備而神祇嘉享萬福降輯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于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人皆降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陰陽之別于日冬夏至其會也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于南郊以高帝高后配陰陽有離合易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而望羣陽日夏至使有司

奉祭北郊、高后配而望羣陰、皆曰助致微氣、通道幽弱、當此之時、后不省方、故天子不親、而遣有司、所曰正承天順地、復聖王之制、顯太祖之功也、渭陽祠勿復修、羣望未悉定、定復奏、漢書郊祀志下、莽又頗改其禮、又略見御覽五百二十九引三輔黃圖宰衡王莽奏

奏分羣神爲五部兆

書曰、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說六宗、皆曰、上不及天、下不及墬、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名實不相應、禮記祀典、功施于民則祀之、天文日月星辰所昭仰也、地理山川海澤所生殖也、易有八卦、乾坤六子、水火不相逮、靁風不相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旣成萬物也、臣前奏從甘泉泰畤汾陽后土、皆復于南北郊、謹案周官兆五帝于四郊、山川各因其方、今五帝兆居在雍五畤、不合于古、又日月靁風山澤易卦六子之尊氣、所謂六宗也、星辰水火溝瀆、皆六宗之屬也、今或未

特祀或無兆居謹與太師光大司徒宮羲和歆等八十九人議皆曰天子父事天母事墜今稱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而稱墜祇曰后土與中央黃靈同又兆北郊未有尊稱宜令墜祇稱皇墜后祇兆曰廣畤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分羣神以類相從爲五部兆天墜之別神中央帝黃靈后土畤及日廟北辰北斗塡星中宿中宮于長安城之未墜兆東方帝太昊青靈句芒畤及雷公風伯廟歲星東宿東宮于東郊兆南方炎帝赤靈祝融畤及熒惑星南宿南宮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靈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宮于西郊兆北方帝顓頊黑靈玄冥畤及月廟雨師廟辰星北宿北宮于北郊兆 漢書郊祀志下 後莽又奏言

言立官稷

帝王建立社稷百王不易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

爲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田祖。以祈甘雨。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爲越紼而行事。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後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漢書郊祀志下。莽又言

奏羌豪內附

太后秉統數年。恩澤洋溢。和氣四塞。絕域殊俗。靡不慕義。越裳氏重譯獻白雉。黃支自三萬里貢生犀。東夷王度大海奉國珍。匈奴單于順制。作去二名。今西域良願等復舉地爲臣妾。昔唐堯橫被四表。亦亡以加之。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願等所獻地爲西海郡。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漢書王莽傳上

復言發傅太后及丁姬冢

共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共王母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漢書外戚定陶丁姬傳哀帝崩莽奏貶傅太后號爲定陶共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

奏更傅太后及丁姬梓宮珠玉衣

前共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丁姬復故非是共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漢書定陶丁姬傳既發傅太后冢開丁姬椁戶莽復奏言奏可）

奏請諸將帥封爵

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至功成事就則加賞焉至于夏后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諸侯執玉附庸執帛周

武王孟津之上尚有八百諸侯周公居攝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蓋諸侯千八百矣禮記王制千七百餘國是以孔子著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為郡縣欲擅天下之利故二世而亡高皇帝受命除殘考功施賞建國數百後稍衰微其餘僅存太皇太后躬統大綱廣封功德以勸善興滅繼絕以永世是以大化流通旦暮且成遭羌寇害西海郡反虜流言東郡逆賊惑眾西土忠臣孝子莫不奮怒所征殄滅盡備厥辜天下咸寧今制禮作樂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殷爵三等有其說無其文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臣請諸將帥當受爵邑者爵五等地四等漢書王莽傳上王邑等破翟義還京師莽置酒未央宮白虎殿勞賜將帥詔陳崇治校軍功第其高下莽乃上奏云云奏可

上奏符命

陛下至聖遭家不造遇漢十二世三七之阸承天威命詔臣莽居攝受孺子之託任天下之寄臣莽兢兢業業懼于不稱宗室廣饒矦劉京上書言七月中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數夢曰吾天公使也天公使我告亭長曰攝皇帝當爲眞卽不信我此亭中當有新井亭長晨起視亭中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巴郡石牛戊午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保安陽矦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後漢尹敏傳注作銅章）帛圖于石前文曰天告帝符獻者封矦承天命用神令騎都尉崔發等眡說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爲太初元將元年案其本事甘忠可夏賀良讖書臧蘭臺臣莽以爲元將元年者大將居攝改元之文也于今信矣尚書康誥王若曰孟矦朕其弟小子封此周公居攝稱王之文也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此

二經周公孔子所定蓋爲後法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莽敢不承用臣請共祀神祇宗廟奏言太皇太后孝平皇后皆稱假皇帝其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爲初始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與周之成王比德宣明太皇太后威德于萬方期于富而教之孺子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漢書王莽傳上莽上奏太后云云奏可）

爲新遷王安作奏使上言（地皇二年）

興等母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漢書王莽傳下莽自病無子爲安作奏使上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八終